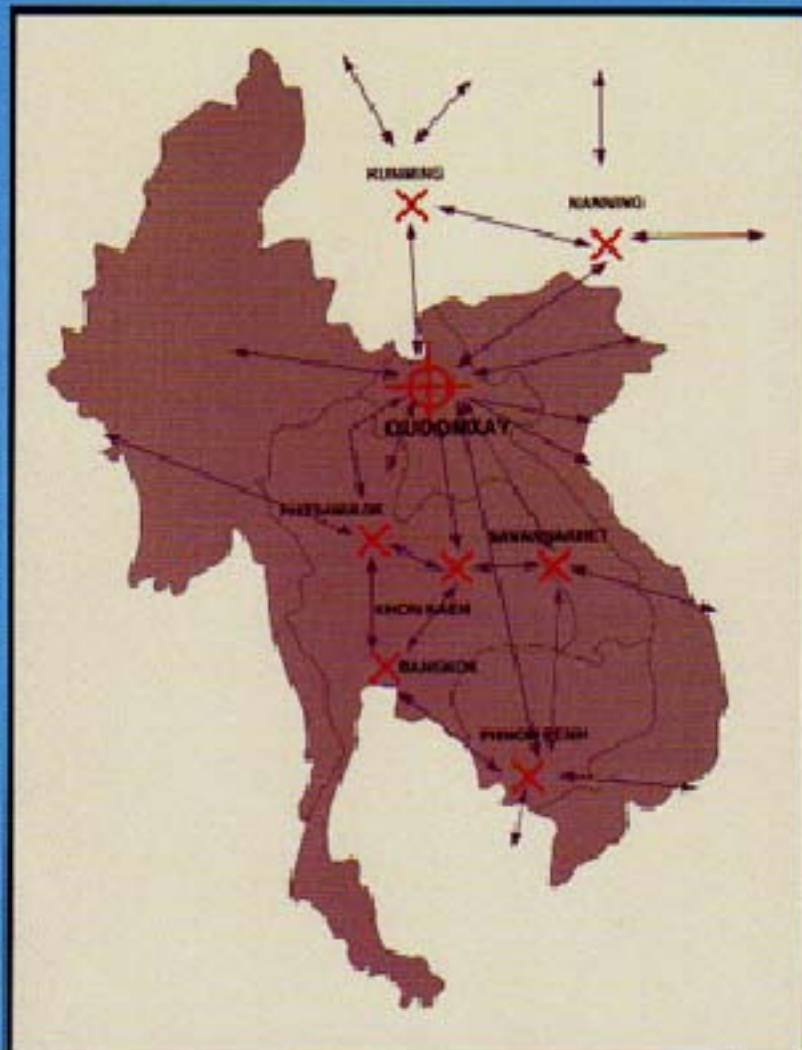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South East Asia HIV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从艾滋病流行到艾滋病大流行

东南亚是否在营造一个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中枢?



UNO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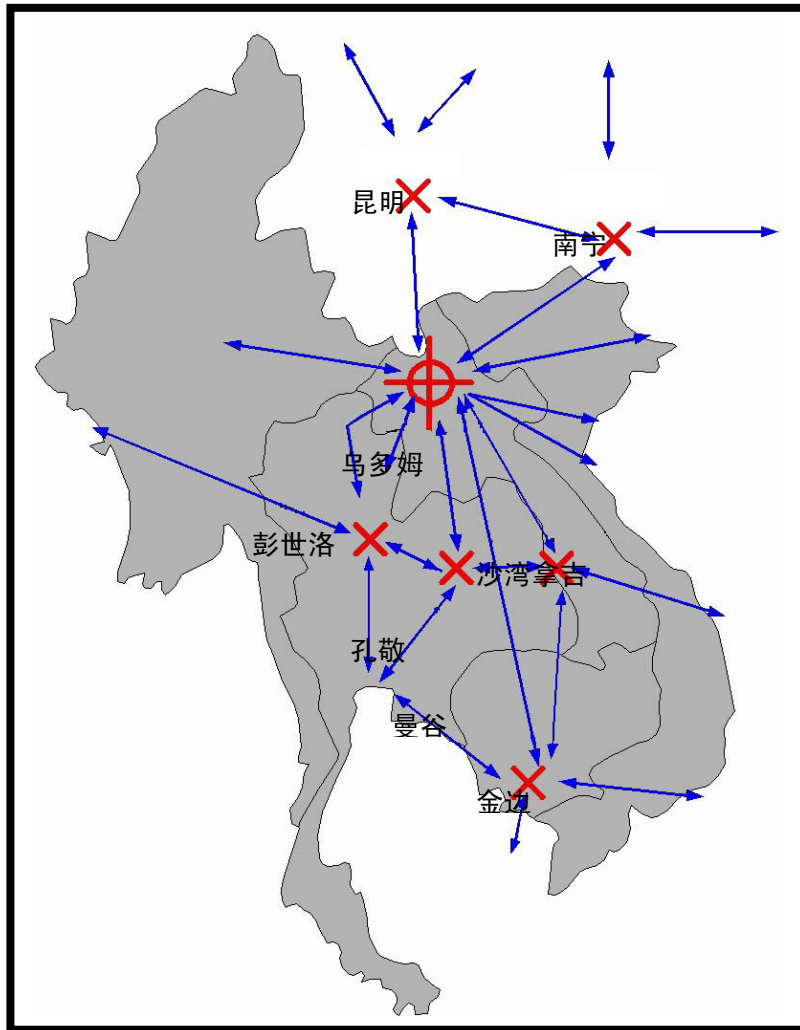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从艾滋病流行到艾滋病大流行

东南亚是否在营造一个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中枢？



UNOPS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 培养能力 • 社会动员 • 机构协作 • 宣传与信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的最新出版物

“从艾滋病流行到艾滋病大流行：
东南亚是否在营造一个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中枢？”

本文在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先期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探讨：目前公路建设与改善的迅猛发展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使现有的各种流行病更有效地相互发生联系，从而以成倍的效应、激起东南亚的一场疾病大流行。

这一景象尚待核实，为此需要本地区的决策者和专家之间开展协作。鉴于这一景象的潜在影响力，我们确信这一问题应列为优先考虑的事项。

这一景象也显露出艾滋病病毒战略和计划方面的两个重要问题：

- a) 为抵消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所需的初级预防大多要通过发展干预来进行，这对于本地区的国家艾滋病方案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 b) 新兴的陆上运输枢纽和网络，具有巨大的地区覆盖面，因而需要各个国家艾滋病方案开展相互协作，创建并实施地区性的应对措施。

应清楚地认识到，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耸人听闻，虚张声势叫喊“狼来了”，而是要采用早期预警快速反应系统（EWRRS）¹ 赖以产生的概念，力图预先制止本地区内可能因原本积极的发展活动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¹ 见 2000 年 7 月发表的报告：《早期预警快速反应系统：与发展相关的流动性造成的艾滋病病毒易感染性》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经理 徐丽娜

从艾滋病流行到艾滋病大流行

东南亚是否在营造一个艾滋病中枢？

作者：

雅克·杜·盖尔尼

詹姆斯·张伯伦

徐丽娜

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经理：徐丽娜

2000年8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版权。版权所有。本出版物可部分或全部引用、复制或翻译，只需指明所用资料来源出处即可。如未征得开发计划署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为任何商业用途进行复制。

联系办法：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经理徐丽娜

电子邮件：leenah.hsu@undp.org

封面设计：詹姆斯·R. 张伯伦

泰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目录 ISBN：974-680-172-4

本出版物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开发计划署执行局各成员国的观点，或本出版物中提及的联合国系统机构的观点。所使用的称谓和术语以及材料的编排，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方面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及其当局、其边界或界线的法律地位表示的任何意见。

前言

引发撰写本文的一连串事件，最恰当地说明了这一项目所运用的搭积木方法。

人们可以将本地区一些国家开展的规划评价活动，看作是第一层积木。规划训练对可能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沿选定的重要公路蔓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脆弱性，进行了研究。

第二块积木是 1999 年 11 月在清莱举行的“东盟关于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易感染性讲习班”，讲习班将各国政府官员和专家聚集在一起，审议活动的成效，最初重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但是，决策者和专家同评价活动结合之后，重点就从移民问题转向内在的人口流动体系。

将正在进行的道路修建和修缮问题与人口流动体系联系在一起，于是产生了两个想法：i) 或许可以建立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ii) 从艾滋病病毒流行的角度看，道路所有的延伸部分加起来，或许能超越一个网络的内涵。

这就引来了以 2000 年 5 月在曼谷召开的智囊团协商会议的形式出现的第三块积木，该会议又一次将大湄公河亚地区 (GMS) 各国艾滋病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专家聚集一起。讨论中不仅批准了拟议的“早期预警快速反应系统” (EWRRS)，而且还介绍了许多个正在进行的和已规划的公路开发项目。

关于陆上运输发展的这一信息表明，在对大湄公河亚地区出现的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对清莱会议上所强调的人口流动体系，以及正在建设的道路网络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进行思考之时，或许一些生机勃勃的中枢正在形成，它们有可能将各种不同的流行病汇合起来，导致一场具有成倍效应的更大规模的流行病大流行。

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积木，即这篇有关这些中枢的文章。本文意在正在开展的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实际上应与已提及的其他文章，特别是早期预警快速反应系统那篇一同加以研究。我们期望以此文作为一个开端，对这些中枢在艾滋病病毒流行方面，在与早期预警快速反应系统的关系方面，以及在人口流动体系、发展和艾滋病病毒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可能具有的作用开展讨论。

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经理 徐丽娜

目 录

前言

一些疑问和问题.....	1
东南亚部分地区内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病的主导观念.....	2
运输中枢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3
A. 什么是“中枢”？.....	4
B. 中枢在艾滋病病毒流行病中起到的成倍效应.....	4
1. 当前的相关发展活动.....	5
2.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中枢模式.....	8
3. 中枢模式所涉的政策与方案问题.....	11
结束语.....	16

从艾滋病流行到艾滋病大流行

东南亚是否在营造成一个艾滋病中枢？

雅克·杜·盖尔尼、詹姆斯·张伯伦、徐丽娜*

一些疑问和问题

为什么我们力求突出用何种方式，认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问题是如此的重要？我们难道不是已对这种流行病有足够的了解，可以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方案了吗？已经有了不少“成功事例”，我们不就是基本上只须照搬照抄，就可以抑制这一流行病的蔓延吗？

或许如此。但是，政策和方案的有效性会不会得益于对这一流行病进行的经常反复地研究呢？人们试图由此可以丰富自己的认识，从而探索新的干预方法。

我们周围的世界无限复杂，观察和探索这一世界有许多方法——在科学方面从原子到天体物理学，从柏拉图、爱因斯坦、毕加索，或者种稻的农民，或山区部落人民的眼中进行观察和探索。它们都有自己的有益性、一致性和缺陷：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谁也不能下最后的定论，这与19世纪某些“实证论者”的想法截然相反。¹每一种世界观都是其所处环境和时代的产物，之所以人们能够接受它，是因为它能给接受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带来利益，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也在发展，并且（或）被具有新的益处或更多益处的不同观念所取代。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也具有相似的情况，对它进行研究并界定其相关的框架或范围存在着许多方法。既有病毒或甚至更微小的物质一级这样的无限微小方式，也有大到流行病学方式或最近刚刚提出的广泛发展方式这样的宏观方式。

从宏观层次看，由于艾滋病是一种疾病，了解和防治艾滋病所采用的范式，自然是以健康为基础的范式。这一范式因社会科学界在人类行为方面的贡献而迅速得到丰富，由此产生了在“发达”国家中特别有效的预防战略。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中，这一流行病还在继续扩散，势头并未减弱。在发展中国家中，人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有多部门参与的整体应对措施，而对成功实例的分析，也揭示出成功所需要的诸种因素，如政治承诺、人权等。

在发展范式内解决问题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它尚未得到很好的规划，²一旦遇到困难，它常常被引向卫生范式。例如，在农业地区，与其探索如何利用农村信贷来减少农户的易感染性，不如尽力将分

¹ 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主要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开耳芬爵士和化学家玛塞林·布莱瑟洛特，就不鼓励他们的学生从事物理或化学方面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几乎所有一切都已经被发现。

² 徐丽娜和雅克·杜·盖尔尼著，2000年4月《人口流动、发展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展望未来》。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UNDP-SEAHIV）ISBN：974-85835-3-8。

* 雅克·杜·盖尔尼，UNDP-SEAHIV 顾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人口计划处及粮农组织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活动协调中心原主任。

詹姆斯·张伯伦，UNDP-SEAHIV 顾问。

徐丽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SEAHIV 经理。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只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开发计划署的官方立场。

派出去的工作人员转变为健康方面的预防员，宣传使用避孕套和采取安全性行为，这样更为容易！这在计划生育方面已尝试了多年，但成果有限，因为这不是分派人员的兴趣所在，也不是相对优势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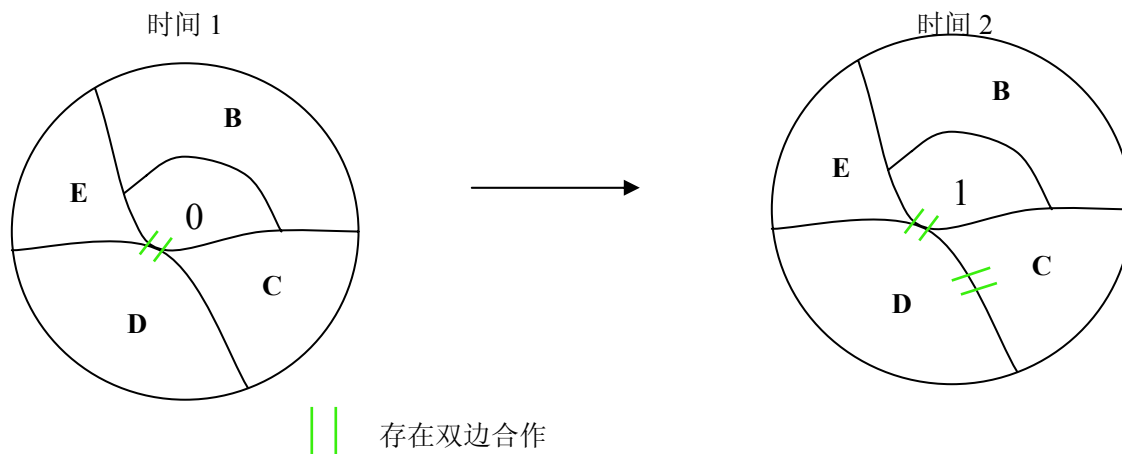
由于在发展范式中解决问题是一项宏大的事业，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只审视发展战略的某一特定形式——即运输中枢能否发挥作用，来丰富我们对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可能蔓延的方式的认识，并向将会有助于加强现有应对措施新的或不同的政策和方案敞开大门。

东南亚部分地区内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病的主导观念

人们一直从两个相关的角度认识这一流行病：在传统的行政区划内的危险群体。由此可认定出一种泰国流行病、一种柬埔寨流行病、一种老挝流行病、一种越南流行病、一种中国华南流行病以及一种缅甸流行病。每一种流行病大都被看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也有事实表明：已采取了最初步骤在边境过境点，从双边范围内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方案**，而且往往将工作重点放在高发地区和高危群体上，如军队和警察、商业化性工作者、针剂药品使用者等。警戒监测既对他们进行监控，也对以孕妇为代表的低风险普通人口进行监控。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有些群体就不在行政区划分范围内，如卡车司机或海员。为本文之目的，概括至这一程度已足够了。

由此，政策和方案都是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监测系统，在本国范围内独立制定和施行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已建立起来的卫生范式：见图 1。

图 1：为 A、B、C、D、E 各国制定独立的国家方案
(即未考虑中枢的作用)



这些方法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当然可以依据泰国“成功实例”可能提供的经验，提出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这一地区的各国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国界并非滴水不漏，各国之间的移民流动使得在主要边境过境点实施双边方案很有必要。例如，在亚兰和波贝实施泰柬方案、在沙湾拿吉实施泰老方案，在凭祥实施越中方案。

这些双边协定是否足以应付各国之间的国际人口流动问题？是否有可能存在以下这种情况呢？即，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要复杂得多，而现行的认知角度无法使各国认识到：各种各样的流行病以及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规模更大，而且更活跃的**疾病大流行**（可参阅图 2 和图 5）。

这种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的亚地区大流行，很可能还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至今还未能被认知。但是，依照谨慎从事的原则，那就必须从亚地区范围内，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人们为什么会怀疑有可能正在形成这种更大规模的大流行呢？在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越南部分地区，以及中国的云南和广西两省区等地区，正开始出现巨大的变革和发展：经济整合，基础设施开发和连接，经济贸易特区，以及在日益面向客户和市场的经济中，货物与人员流动的不断增长。

被隔绝的地区和人口越来越少。寻找财路，从而放弃传统的生存方式或甚至放弃自给自足方式，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同时收入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这些差异常常与性关系作为一种商品、一种支付形式、一种获取资源的手段、或者一种权力和地位的体现的新作用相关。一个社区内或相邻社区之间性关系的传统和文化形式，与一个更大的亚地区经济区内的新的职能和作用展开竞争，或为之取代。在这一经济区内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发展过程。其结果还难以预知，但人们又不禁会担心：在一个人口众多而繁杂的广大地理区域内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可能会给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提供有利的基础，因为地方流行病交叉传染可以产生成倍的效应。在这一情势下，传统的行政划分、国界或高危群体变得模糊了，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由此阻碍了实施最有效的应对措施的可能性。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不是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展示一种确定性的或随意的模式。迅速的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出现如非洲规模的一种流行病。正如斯克尔顿³等作者强调的那样，全球化可以先是助长这一流行病，最后又为遏制它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变革产生了人口和个人的脆弱性，而后者在条件合适时，又导致这一流行病继续传播。或许人们还需要再进一步，搞清楚东南亚部分地区正在进行的某些发展，是否会为这一流行病可能出现的爆炸性传播创造条件？

面对如此复杂而迅速变幻的形势，人们对于如何分析和确定可行的机制感到束手无策。这就是为何要建议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领域中，探索据我们所知先前未曾运用过的可能合适的模式。

在本文中建议运用的可能有益的模式是运输中枢模式。

运输中枢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在本章节中，我们将着眼于运输中枢的一些特征和功能，然后来看，它们是否可能与论及的东南亚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关。

A. 什么是“中枢”（hub）？

韦氏字典将“hub”定义为“1）圆形物体（如车轮或推进器）的中心部分（毂）；2a）活动的中心：

³ 罗纳尔·斯克尔顿，2000年2月。《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艾滋病病毒易感性：评估与分析》，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ISBN：974-858335-1-1。

联络中心；2b) 航空公司经由其发送大部分货客运的机场或城市”。⁴

实际上，这个词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它可能与“hob”有关，原意为壁炉的后壁。因此，可以假设它现在的含义是从表示房屋或家庭中的中心位置转义而来。古代表示‘轮毂’用“nave”这个词，来源于印欧语系“naval”（肚脐）的词根，也即身体的中心。

如果有人查阅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就可以在“hub”词条下找到许多索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信息技术和运输业。用运输中枢做一对比对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而言可能颇为切题。

运输部门经常使用的一个定义，强调中枢是不同方式的运输汇聚的一个调度中心。例如内陆运输，集装箱可以经由铁路运至一个内陆集装箱装卸站，然后将货物装到卡车上，再往下一个站点运输。这突出地说明，运输中枢是通过条条轮辐（如支线公路）与外面世界连通的。

但“中枢”一词在亚洲最贴切的内涵，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哲人老子所著《道德经》的诗作中，其中第11章是这样写的⁵：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利益产生于存在之物，而用处则源自不存在之物。

换言之，中枢若仅从字义上看，不过是个空场而已，但若没有了空场，轮辐也就毫无用处了。⁶为本文分析之目的，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整体不仅仅是其各个部分的总和（非累积性），而这正是中枢的首要特征。

这些定义所表达的内涵是，强调建立一个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并通过改进相互连通性以减少成本和浪费等。因此，配备有轮辐的中枢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网络系统，它将传统网络的优势与集约化及规模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效率，一方面有赖于该中枢内部连通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中枢与支线或相关地区通过轮辐连通的效率。

B. 中枢在艾滋病病毒流行病中起到的成倍效应

“中枢”（hub）这一词比通常使用的“节点”（node）更贴切，后者意为“网络中线条交叉或分支的一个点”，它并没有表达出对于艾滋病病毒传播非常之重要的活跃性的概念。

由此需要对三个问题做出回答：

⁴ 韦氏大学字典，1997年。奇怪的巧合是，“hub”这个词就排在“HTLV-III”：HIV1”之后！

⁵ 冯家富（音译）和 Jane 英译，1972年。老子《道德经》，纽约，Vintage 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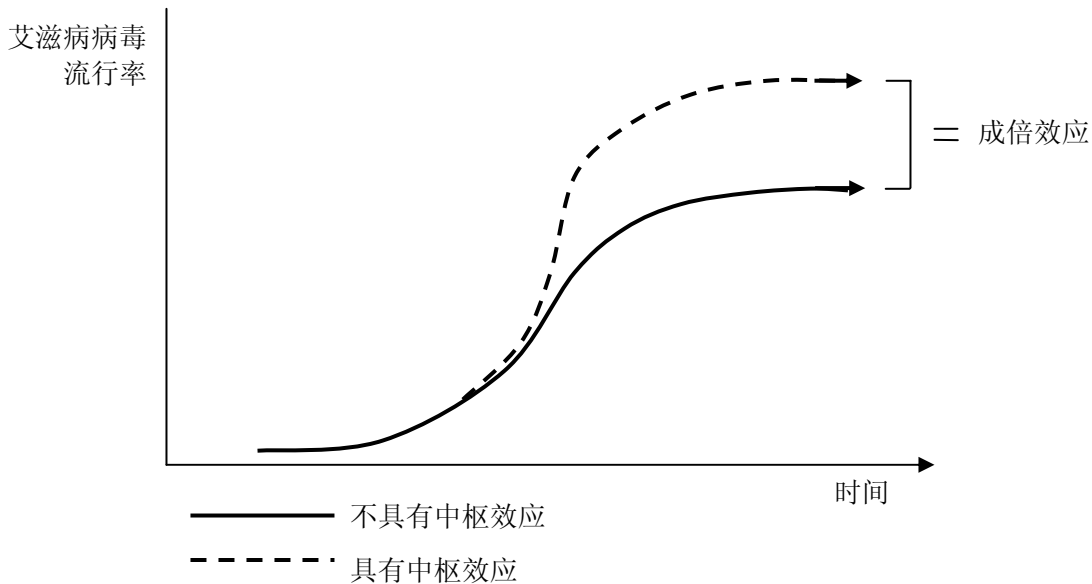
⁶ 注意，“nave”的另一个出处是来自“boat”（船）的词根，由此产生了“navy”（海军），也即：另一种因有可保持其漂浮的空场而产生用处的舰。

(i) 是否可以认为：在东南亚特定地区内出现的社会经济发展符合这种中枢模式？

(ii) 如果符合的话，它会不会对各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病的未来流行趋势，以及由此造成的大流行产生影响？或者，换一种稍许不同的方式问，因社会经济变革以及基础设施发生的变化，而在各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病之间建立的联系，会不会造成绝对的强化作用和比各种范围有限的流行病的总规模还要大的大流行？图 2 对此作了阐明。

(iii) 如果会的话，在发展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两个领域中的政策和方案所涉意义是什么？

图 2：具有和不具有中枢成倍效应的艾滋病病毒流行率趋势



要在本文中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本文之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是否值得进行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是因它们不符合当前变化的现实、也不符合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发展现状而应不予考虑。

1. 当前的相关发展活动

本文将集中探讨因陆上运输系统的发展而形成的中枢。内河和航空运输也出现了发展，并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不同的运输系统如何交错相连，它们对未来艾滋病病毒大流行的趋势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可能需要深入探究的复杂问题。

为使问题简单化，但又希望不会过于简单化，我们将审视一些历史背景，然后集中于选定的陆上运输系统近期及已计划的发展。论述将涉及三个层面：（1）老挝的乌多姆塞，置于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即（2）老挝，最后（3）大湄公河亚地区（GMS）层面。

a. 历史背景：以前存在中枢吗？

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典型中枢是位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的乌多姆塞省。通往中国、越南、泰国、缅甸和柬埔寨（也即组成大湄公河亚地区的所有国家）的运输线路均在这里汇合。鉴于以前存在一个自然确立的中枢，采取干预措施时需要考虑几个因素：

- (1) 它位于一个相当贫困国家的最贫困地区中的最贫困省份；
- (2) 文化和识字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 (3) 商业化的性工作者大多是少数民族，他们与国家政府很少接触，更别说与其他国家有接触了；
- (4) 研究（如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 2000 年 3 月）⁷ 表明，艾滋病意识极其低，避孕套使用情况极不普遍；
- (5) 老挝北方是世界主要鸦片产地之一；
- (6) 相邻的泰国北部和云南地区拐卖妇女的活动很猖獗；
- (7) 与这一中枢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国家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都很高；
- (8) 由于道路刚刚修建，或者将在今后两年内开通，因此还缺乏紧迫感，当地居民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与外面世界相关的事情。

中枢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们充当贸易的中心。从经济角度看，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老挝北部、越南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的掸邦，至少从 13 世纪起一直是商业地区，琅勃拉邦和 Lane Xang 则是贸易路线的交叉口。尽管随着 17 世纪船运业和东南亚海上王国的崛起，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已下降，但直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支撑着贸易发展的带中文和老挝文的银币仍在云南铸造，在这个内陆地区流通使用，这证明了该地区的一体性，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即作为一个经济地区它并没有完全消亡。下图显示了一个例证，见图 3。

⁷J. R. 张伯伦等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方省的艾滋病病毒易感染性和人口流动性》，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2000 年 3 月，ISBN：974-85913-8-7。

图 3：硬币



老挝往中国和其他地区主要出口林业产品，而且似乎一直如此。图尔尼艾（1900 年）⁸ 提供了以下 1898 年老挝北部的出口商品目录，如表 1 所示。

表 1：1898 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的出口商品

货物种类	平均买价\$	平均售价\$	出口单位数	总购货价值\$
小豆蔻	18	27	150	2,700
安息香胶	54	68	500	27,000
漆器	10	14	2,000	20,000
蜂蜡	54	60	20	1,080
树脂	2	3.5	10	20
苧麻	18	21	50	900
生丝	125	150	45	5,625
大麻	18	21	15	270
草席				1,620
腰带和裙子				3,500
犀牛角	2,000	2,500	1	2,000
象牙	360	430	3	1,080
牛角	7	9	40	280
鹿茸	10	14	10	100
软牛角	2,500	3,000	1.5	3,800
穿山甲鳞片	32.5	45	58	1,885
烟草	8	12	150	1,200
动物毛皮	8	11	700	5,600
其他各种林业产品				8,500
其他产品			3,000	50,000
牲畜	7	12	300	2,100
水牛	10	20	700	7,000
合计				146,260

⁸ 图尔尼艾中尉，1900 年，Notice sur le Laos français（法属老挝简介），河内：F.H.Schneider 出版社。

对老挝而言，这里一个显而易见且频繁出现的问题就是林业产品在经济中的中心作用。在上述数据收集完成 100 年之后情况还是如此，这可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老挝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作为交通要道或中枢的地位。

1987 年杜勒提供的一个系统性的介绍，展示了琅勃拉邦在早期地区性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它也清楚地表明，中枢的提法是完全有道理的。⁹ 见图 4。

虽然该地区的经济一体性因战争而频繁中断，但其规模还不足以解除内部的体系，一旦恢复和平，原有的交通格局重又出现。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的今天，也呈现出相同的状况。

如今，老挝北部的乌多姆塞已成为中国产货物的主要市场。自从老挝基普和人民币‘元’之间的汇率稳定后，每天大约有 50 至 80 辆卡车货物从云南运抵这里，装运的主要是电子产品。从运载货物的数量看，它们是销往泰国和柬埔寨市场的，也销往老挝的市场。

自然而然乌多姆塞就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这个城市的商人操着五花八门的语言做生意，除了老挝语之外，还会汉语、Tai Dam 语、Hmong 语、Lue 语，甚至 Seng Saly 语（原属丰沙里省的 Phou Noy）。如同图 3 所示的硬币一样，乌多姆塞的混合语依然是老挝语和汉语。

因而，中枢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稳定性或复原力，这是由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这种多样性创造出了一个具有互动模式的综合网。这使得像老挝北部这样的地区能够至少从 13 世纪起或许更早以前，就一直保持着一个中枢的地位优势。

最后，中枢的第三个特征是其自然性。也就是说，中枢是自然现象，它的产生或多或少地是基于人口和贸易往来，这与人为形成的国界正好相反。边界是政府的产物，而中枢则是无计划性的人类自然交往机制的结果。边界可以改变，但人际关系网络则始终保持不变。毋庸置疑，预防艾滋病来说，人际关系居于首要地位。

2.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中枢模式

通过以上对琅勃拉邦如何发挥中枢的作用，以及此种中枢的一些特征的阐述，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归纳，如图 5 所示。

图 5 是图 1 的变体形式。差别在于它引入了 A 国一个主要的或“首要”的中枢，而这个主要中枢又与其他国家中的较小或“次要”的中枢相连。它们合为一体时，形成一个由发展过程决定的中枢等级网络或体系。这些中枢中每一个都吸引、集中和再分派该国或该地区其他部分的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许许多多的人在各种情形和条件下遇到了其他人。此外，众所周知，个人无论是处于流动之中，还是来自中枢地区，都常常是不知所措，或者以为在与外来者打交道时可采用不同的行为规则，而不是他们社区内所通行的行为规范。这就导致出现脆弱性、权力滥用，以及更为普遍的铤而走险行为。显然，中枢的规模越大，它的运作效率越高，其对流行病的流行程度与传播的影响也就越大。中

⁹ 皮埃尔·S. 杜勒（安非），1987 年，《民族历史对认识琅勃拉邦文化的贡献》，文学和人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巴黎大学，René Descartes 出版社。

枢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不同人口之间的聚合，这种聚合原本不会出现，或者聚合的程度也不同，也不会受相同的行为模式影响。这种聚合为艾滋病病毒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促使其又传输给受感染较少的人口。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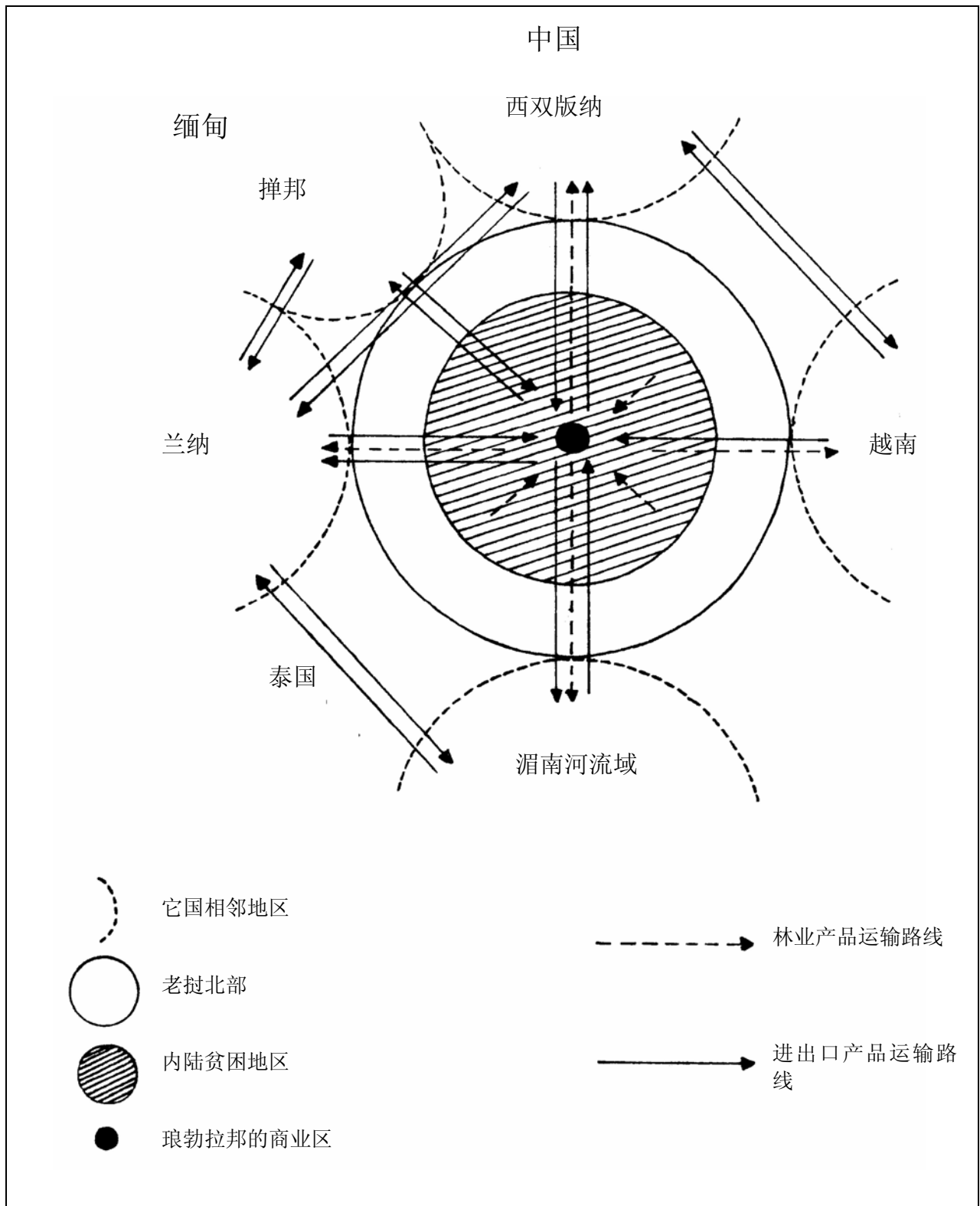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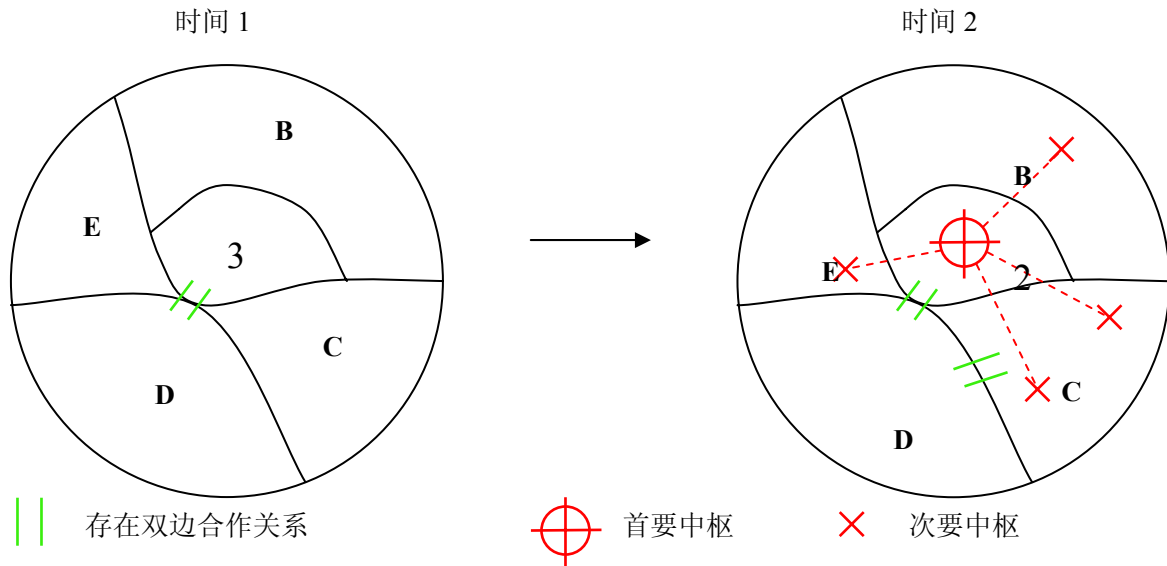


图 5：因 A、B、C、D、E 等国中出现首要和次要中枢而面临挑战的国家方案



这里需着重提出四点：

- 中枢本身就可以对流行病产生成倍的扩散效应，一旦与其他中枢相互连接并组成一个体系时就更是如此。参阅图 2。
- 为这一体系推波助澜的关键力量是发展的力量。
- 重要的是要让政策和方案确认这些体系，既是为了了解这一流行病流行的机制，也是为了制定出合适的战略和有效的资源分配方法。
- 如果已形成的体系具有跨国性质，如图 5 所示，那么它就构成对国家方案正常运行方式的一个重大挑战，因为国家方案无法控制处于其边界以外、但又对边界内产生影响的中枢。显然，双边安排虽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但还不足以有效地对抗中枢体系问题，因为真正的挑战是在发展阶段就解决整个体系问题，而这需要体系所涉及的所有各国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战略。

地图 1 显示了乌多姆塞省在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方面所处的相对位置。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乌多姆塞在陆地上以湄公河的形式连接水上运输线路，湄公河本身在历史上就是一条很重要的运输线，它将老挝与中国、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太平洋相连。这种联系更加强了乌多姆塞中枢在包容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看不见的或无人注意的渠道方面的潜在分量。

地图 2 显示的是老挝全国的公路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国际交汇点都通向乌多姆塞这一中枢。另外在其国内具有重要意义和令人担心的一个事实是，公路网络延伸至每一个省，其中大部分都是缺乏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意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对他们来说，这条道路无论就其本

身的意义，还是象征意义来说，都是通向中枢城市的高速公路。

如果将这些地图放在一起考虑，人们就会对这一发展中的公路体系之壮观感到惊叹。这一体系最终将使那些最偏远的村落与所有重要的中心相连接，并有望在大湄公河亚地区的一体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见地图 3。

尽管可以预见在所有运输体系当中，陆上运输体系将在促进人口流动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其他运输体系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航空运输地图大略地显示了中枢作用越来越重要的亚地区内，类似的交通运输网络，尽管这些中枢的位置并不总是与陆上运输中枢相同。见地图 4：东南亚的航空中枢。海运和河运体系在这里仅作一下提醒。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即每一类型的运输体系的发展与各种体系的相互连通性结合，再加上中枢的活跃作用，都可以促使这一次区域的人口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人员的流动本身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是由不安全的性行为、使用针剂药品、社会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流动性混合在一起形成的。前三个条件一旦出现，人口流动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流行病之间建立连通性，由此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起到成倍的效应，造成流行病的大流行。正如以卫生为中心的战略，一直在解决性行为和针剂药品使用问题一样，现在以发展为中心的战略，必须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和发展与人口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下一章节中将提出一些建议。

3. 中枢模式所涉的政策与方案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这些只是初步的想法，中枢模式是否有效还需得到确认。本章节将阐述人们所能想到问题的所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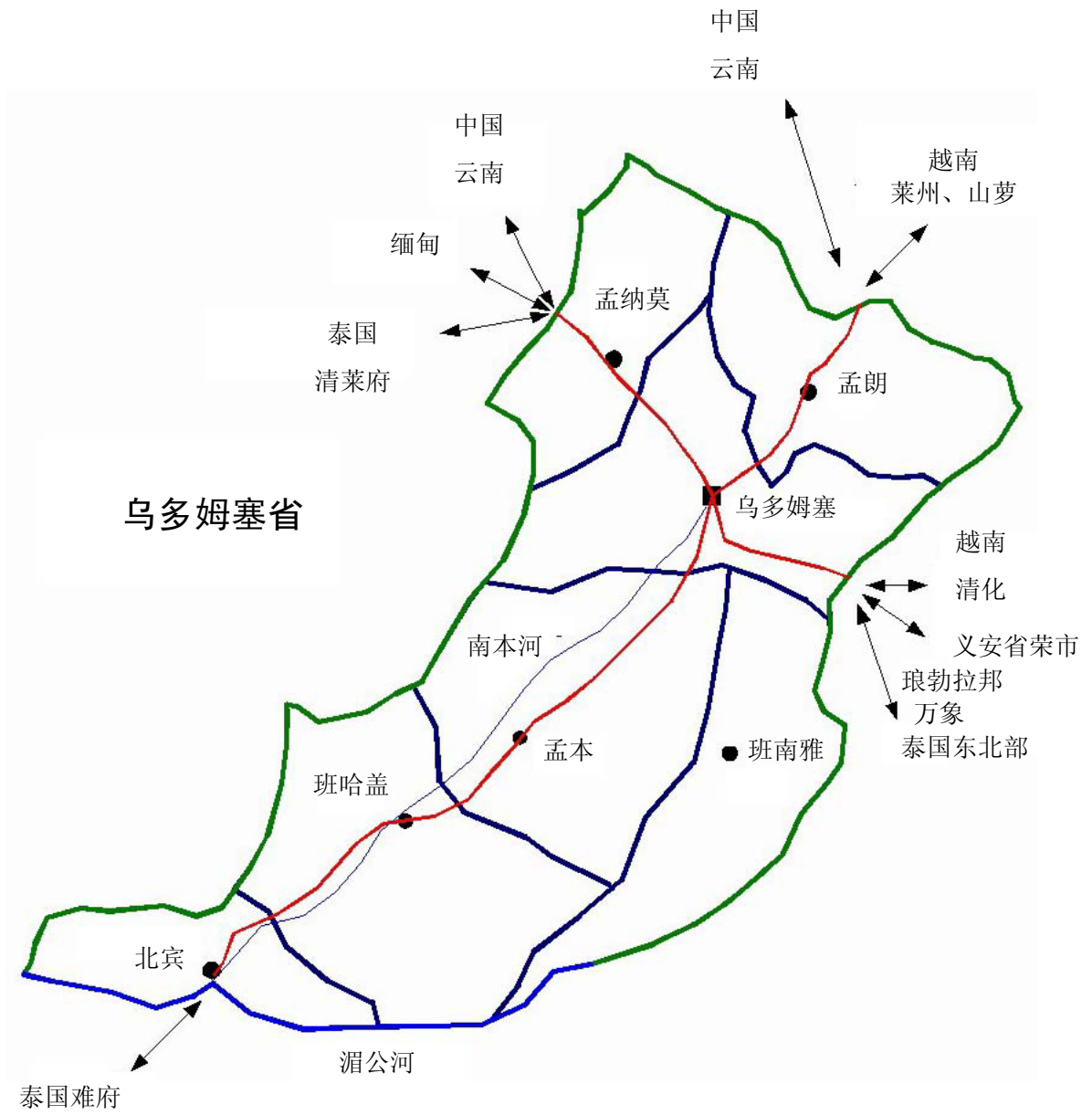
第一条原则是，在中枢现有的经济效率和弹性条件下，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方案应利用现有的体系，依靠它作为信息交汇点的地位，而不是力图中断其实施方案。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即便是战争的摧残，也没有能改变交流的形式，更不必说时间的推移了。实际上，利用中枢作为传播信息和提供预防性服务的中心，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应明确指出，我们并不是号召放慢发展的速度，而是要确保在发展过程中，不至出现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传播的负面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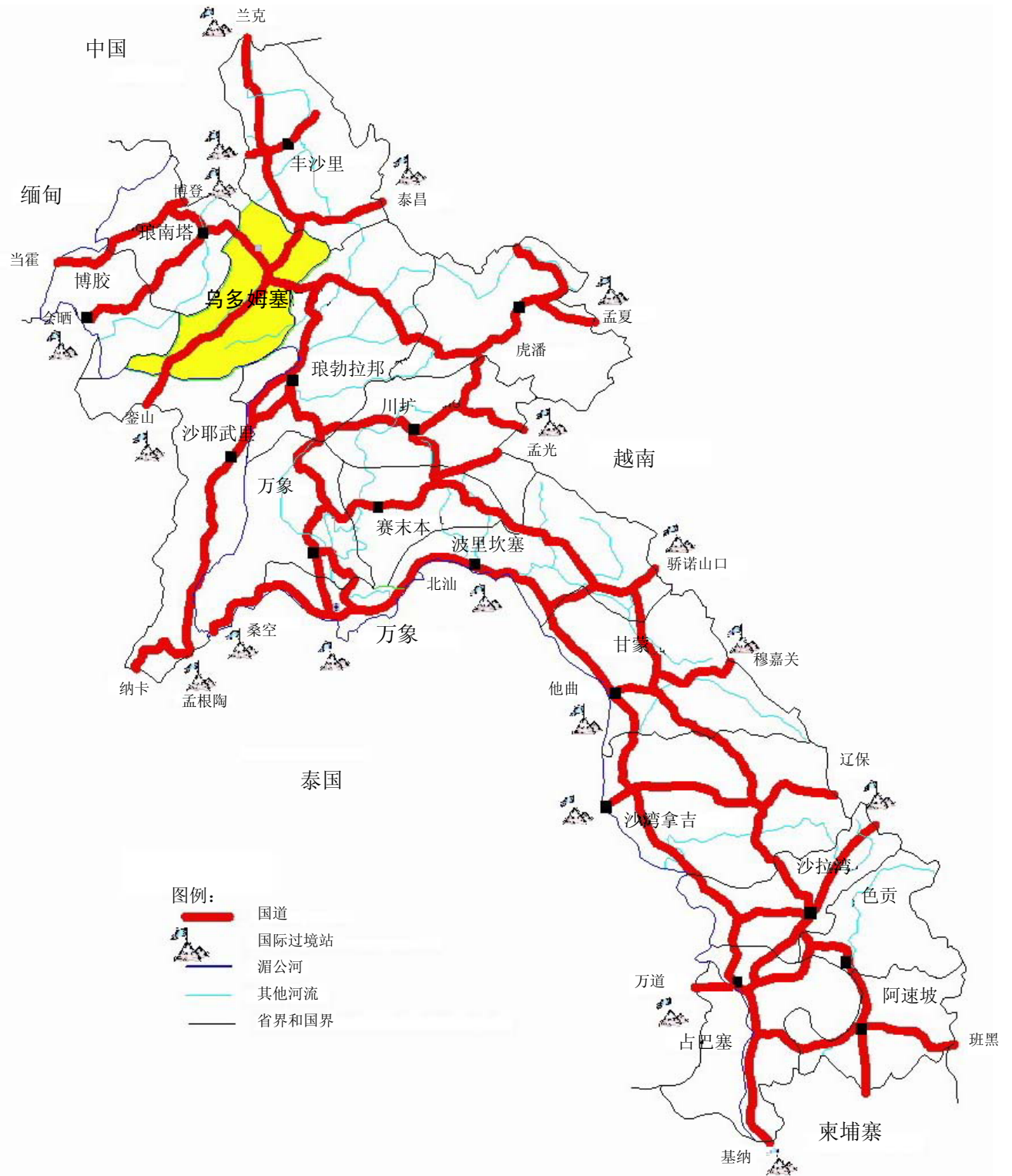
因此，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建议应采取以下的行动：

a. 对现有的国家政策和方案作如下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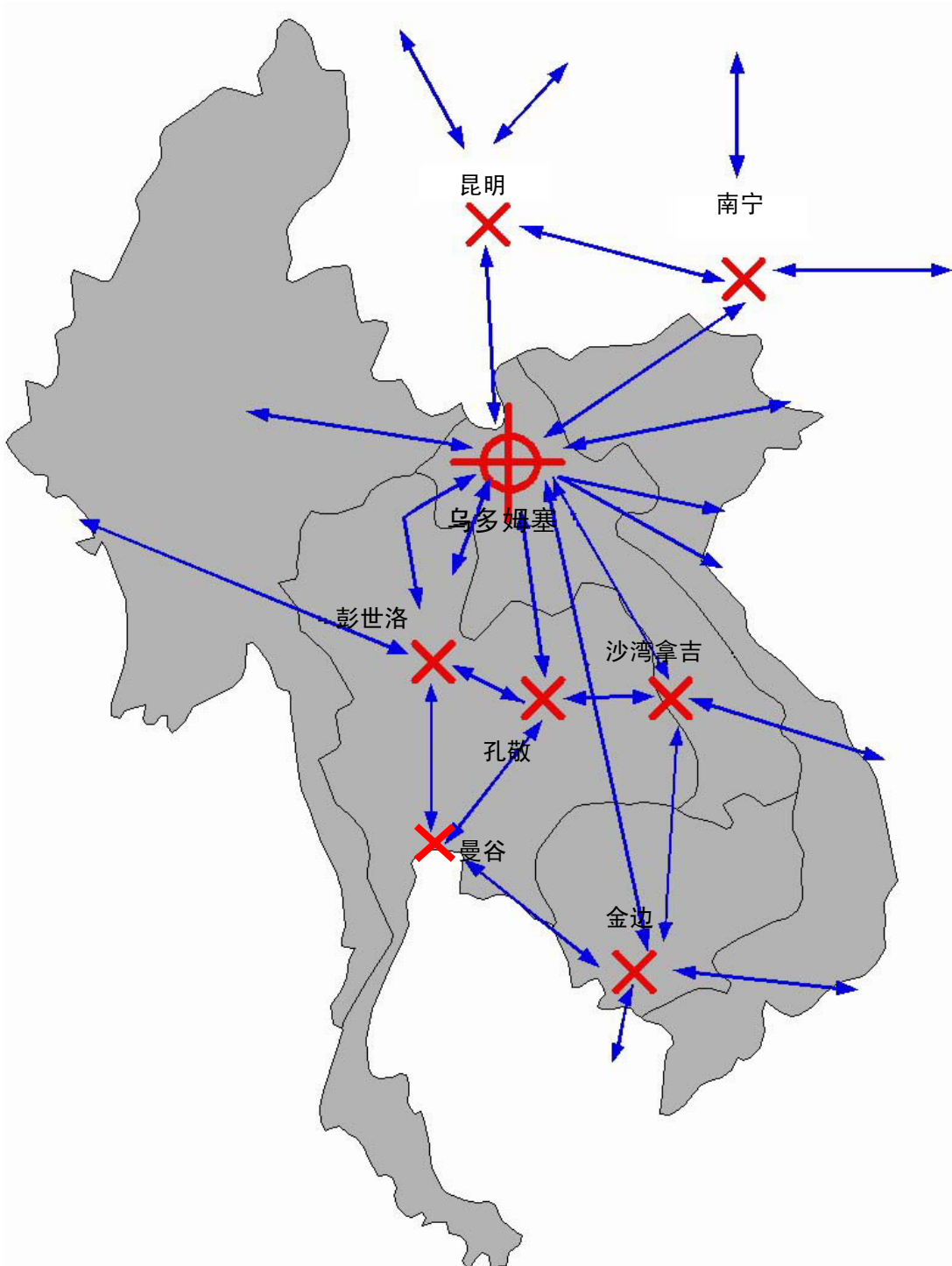
地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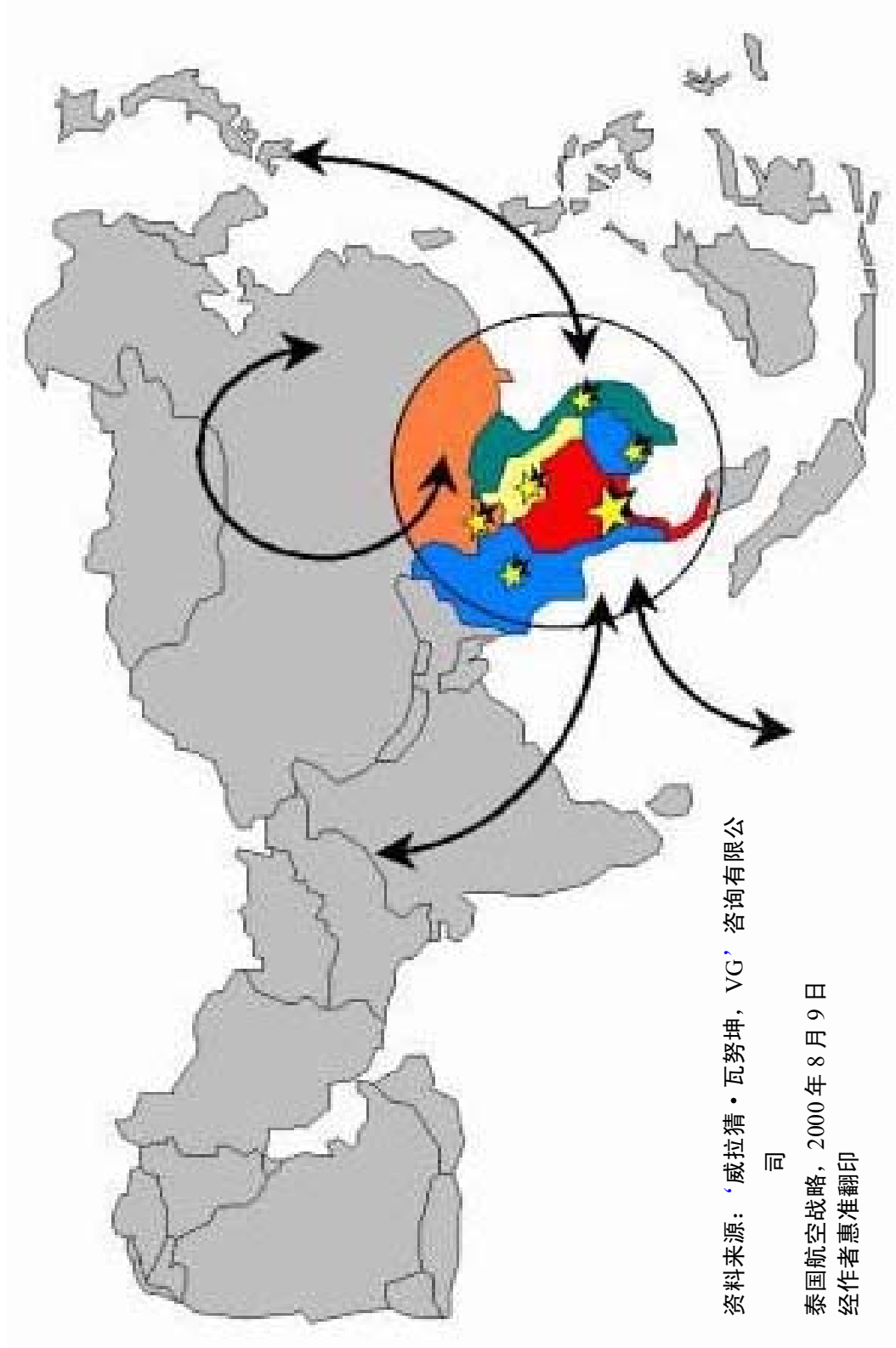
地图 2 老挝交通路线图



地图 3 大湄公河亚地区陆上运输中枢



地图 4 东南亚的航空中枢



(I) 制定旨在消除因发展而引发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流行病之间的、增效作用的多部门应对措施。也就是说，不仅力求抑制某种流行病，而且还要着重于特定流行病之间的连接面，例如卡车司机和水上运输工人之间，通过他们的共同合伙人建立的联系。

(ii) 制定超出过境站双边活动的范围，并以协调方式覆盖所有相关国界的方案。

b. 在其他相关国家方案中，探索如何以最佳方式解决中枢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系的发展问题并建立网络。

c. 在发展部门中，探索建立可促进新方案和必要活动实施的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结束语

可以预料，现有的策略是依据对流行病的认识来制定的。人口流动体系并未纳入这一认识范畴中，而纳入其中的仅是移民和一些流动性的职业，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探讨的、以及本项目已出版的其他文章所论述的那样，这些只不过是内在的人口流动体系的更为表面性的现象。合理的结果是，在国家间开展的促进安全性行为和安全药物注射行为的的活动，往往只注重于过境站的移民和休息站内的卡车司机。

但是，人们可以改变观察艾滋病病毒流行病的视角，可以戴上“发展”，而不是“卫生”的眼镜。类似的情况是，天文学家们过去仅有用来捕捉可见光波长的望远镜，而如今他们可以随意选用大量的仪器，捕捉多种不同的波长（例如 X 射线、伽玛射线等），反映对宇宙确信无疑的认知，有助于天文学整个领域的知识更新。如果人们都照此方法行事，就能看到这些行为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发展因素。人口流动体系由此显现在影响艾滋病病毒流行病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湄公河亚地区各国目前出现的、可预见性的社会经济快速变化，正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陆上运输方面的发展努力产生互动，人们可以预见，人口流动体系也可以与影响这一流行病的现有因素产生互动。¹⁰ 在目前这一阶段，这种互动作用产生的结果尚无法预料，但从表面看来，确实存在着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情况，它竭力鼓励人们利用发展活动，将其作为首要的预防手段，防止可能出现的流行病聚合性灾难。

在这一情势下，中枢模式的建议可能会在鼓动决策者为应对人口流动体系而制定出新的、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和战略方面非常有用。它还有助于开展研究，更好地了解各种重要的相互关系，构思并实施针对整个体系、而非仅限于某种更直接的表面现象的应对措施。有一点虽已提及、但仍需强调的是，国家方案不应该仅限于针对过境站的双边协定。这就是：为什么大湄公河亚地区采取步骤为以发展为中心的策略建立有益的环境，是如此的重要。这种有益的环境应在东盟的支持下从宏观上启动，并依据定于 2000 年底签署的《谅解备忘录》(MOU) 在亚国家一级运作。这一《谅解备忘录》将能帮助地方省政府着手解决各中枢之间、以及国内和国际人口流动之间的联系。

¹⁰ 《针对与发展相关的流动性与艾滋病病毒易感染性的联系建立早期预警快速反应系统》，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ISBN: 974-680-169-4。

开发计划署东南亚艾滋病与发展项目会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正在制定一项“联合行动计划”（JAP），以期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促进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和战略的实施。

培养能力 · 社会动员 · 机构协作 · 宣传与信息

UNDP South East Asia HIV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Rajadamnern Nok Avenue, Bangkok 10200, Thailand
Tel: (662) 288-2165; Fax: (662) 280-1852, Web page: www.hivundp.apdip.net/sea.htm

ISBN: 974-680-172-4

发展是扩大各国人民选择权的进程，人民有权过上长久而健康的生活，
有权获得知识，也有权获取收入和资产，从而享有体面的生活水准。